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 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韓家寶・鄭維中 譯著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 與洗禮登錄簿

譯著

韓家寶・鄭維中

編校

王興安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臺北

Dutch Formosan Placard-book, Marriage, and Baptism Records

Pol Heyns
Wei-chung Cheng

Edited by
Hsing-an Wang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Taipei

Dutch Formosan Placard-book, Marriage, and Baptism Records

Pol Heyns & Wei-chung Cheng

©2005 by The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86-7602-01-3

Ts'ao Yung-ho Foundation for Culture and Education
6, Alley 19, Lane 283, Roosevelt Rd., Sec. 3, Taipei 106, Taiwan
e-mail: cp.tsao@ufsc.com.tw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by
SMC Publishing Inc.
14, Alley 14, Lane 283, Roosevelt Rd., Sec. 3, Taipei 106, Taiwan
☎ (886-2) 2362-0190 Fax (886-2) 2362-3834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Cover designed by WEI Te-we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韓家寶，鄭維中譯著． --初版． --臺北市：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5[民94]

面：公分．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專刊：1）
中英荷文對照
含索引

ISBN 986-7602-01-3（精裝）

1. 臺灣—歷史—荷據時期(1624-1661)—史料

673.225

94015569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專刊 1

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2005年8月初版1刷發行

譯 著 韓家寶・鄭維中

出 版 者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9弄6號

☎(886-2)2363-9072 Fax:(886-2)2363-7114

經銷與印製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886-2) 2362-0190 Fax:(886-2) 2362-3834

<http://www.smcbook.com.tw>

e-mail:weitw@smcbook.com.tw

定 價 精裝新臺幣560元

國際書號 ISBN 986-7602-01-3

著作權所有・請勿翻印

凡 例

1. 《臺灣告令集》係指稱存於荷蘭國家圖書館登錄號 Archiefsuck 70A 之手稿善本，其中第 133 片至 147 片之文獻。原善本未有標題，抄譯者依內容於本史料集訂立此一標題。
2. 中譯文係依照荷蘭文抄錄版本為主要依據，並盡量依照荷蘭文順序、用語和語法翻譯。如與中文語法不合而意譯者，於註釋說明之。荷文用語屬於 17 世紀而非當代用法者，亦說明之。為彰顯具本地特性之條文，內容具本地特性者，亦於註釋補充之。
3. 內文字形、大小、段落間隔和標點符號之編排與手稿無關，為編者與譯者自訂。
4. 內文標示 (Fol. 133) 表示以下為手稿第 133 片正面內容；(Fol. 133v) 表示以下為手稿第 133 片背面內容。
5. 內文標題如「適用於進出口貨物稅的命令」為按手稿原文之標示，非編譯者自訂。
6. 頒佈告令之長官姓名，依照手稿原文僅標示姓氏；同名之相異拼法亦按手稿原文保留。長官姓名附敬稱 Mr. (Mijnheer/Meester) 均譯為「先生」。
7. 內文以方括號標示者，如 [違者]，為原手稿所無，譯者視情況補足文意之語。
8. 內文以方框如：□表示原本手稿即有脫漏；刪節號 (...) 表示手稿書寫體模糊難以辨識；(Sic) 表示原手稿書寫體清晰，但內容含意不明。
9. 荷蘭文「Chinees」均權宜譯為中國人。至於該詞彙的複雜內涵，不在本書考慮之列。

Explanatory Notes

Since the first manuscript didn't contain any title the authors decided to title it *Plakaatboek van Formosa*, for the second and third manuscript the title given by the archivists was used; namely *Trouwboek, 1650-1661* and *Doopboek, 1655-1661*.

The original page numbering of the Formosan Placard-book is indicated in bold and between brackets as Fol. followed by a page number, eg: **(Fol. 133)**. The placards are listed per topic (in italics and in big letter type). Under each topic the names of the governors are listed (in bold), followed by the placards they issued on that specific topic. Each individual placard is preceded by the date of issuance and some also have their own title (in italics).

The original marriage-and baptism records contain no page numbering. The marriage records are chronologically listed by date. Each individual marriage record usually contains two dates (in italics): the first date specifies when the first banns were received; the second date specifies the actual wedding day. Each individual marriage record lists the names of the bride and groom, their birthplace as well as the groom's profession. The baptism records are chronologically listed by date. Each baptism record lists the date of baptism (in italics), followed by the name of the baptized (in bold), the name of the parents and finally the name of the witnesses. Only in a few cases, when the baptized is an adult, the names of the parents are omitted.

When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was illegible or lacking two dots (..) are shown. Full transcription of an abbreviation is indicated by an accolade, eg: *re[alen]*. Since 17th century spelling was not standardized, names of places and persons will often reappear although being spelled in different ways. Their original spelling was kept in the Dutch transcription. The spelling of place names was standardized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ly used spelling of those place names. Cross-references between place names in the Dutch transcription,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are given in the index at the end of this book. The spelling of names of persons in the Dutch transcription was kept i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It was decided not to standardize names of persons because it was often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slightly different spelled names referred to one and the same person or to different persons. In many cases a person's first name would be followed by a place name (eg: *Maria van Lameij*). In such cases the place name (eg: *van Lameij*) was

also considered as a last name when compiling the index with names of persons at the end of this book.

曹永和序

自臺灣解嚴，成為開放社會以來，環境轉變，突破了過去的禁忌，隨之研究探索臺灣的歷史也蓬勃起來。一向較冷僻的早期歷史，尤其是荷蘭、西班牙時代，因資料和語言的限制，多仰賴日人的翻譯和研究，一直無法培植出本地的研究人力。所幸近年來這種現象已經開始有所改變：資料的發掘取得比昔日方便，也有些基本資料整理出版翻譯，有志從事此領域研究的學者，已日漸崛起。久留在荷蘭的江樹生，近年來已擺脫家庭重擔，重入研究行列；翁佳音、林偉盛均曾留學荷蘭；康培德留學美國，都學習荷蘭文，鑽研荷蘭時代。學成後投入研究和教學，各自開創其研究領域，已有相當紮實成果，又培植年輕學子，研究人口已有增多。本書作者 Pol Heyns（韓家寶）在臺灣為此研究行列最新的一位，也是很特異的一位。他出身於以荷蘭語（Nederlands, Vlaams）為母語的比利時，在大學部時攻讀經濟系，畢業後來臺留學，進入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上我在臺大開的課程，選擇荷蘭時代臺灣史為其研究領域，他有研究的熱情與衝勁、無礙地閱讀荷蘭資料的便利，並且已經發表、出版若干相關論著。本書另一位作者鄭維中，在臺大社會系讀書時，便來我的課上聽講、報告，因而結識韓家寶，進而走入臺灣史研究的領域。之後他在臺史所協助翁佳音從事相關研究，前年則在我的學生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指導下，接受為期一年的荷蘭文史料閱讀訓練，以此為基礎協助韓家寶撰寫此書。期望他能早日取得博士學位，加入此一研究行列。

臺灣屬於歐亞大陸東邊外緣的島嶼世界，與大陸極接近，分隔了東海與南海，為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叉點，原南島語族的棲息地，屬南島語文化圈。16 世紀時由於明帝國的海禁鬆弛，貢舶貿易衰退，私商貿易蓬勃發展，出現倭寇、海盜猖獗。在明朝鎮壓下，臺灣因不屬明帝國版圖，遂成為海盜的基地，

私商的會合站。這時適值西力東漸，西歐的商業競爭自印度洋、東南亞推展至東亞來，相繼引起了劇烈的國際商戰。於是臺灣顯示出其位置上的重要性，浮現於世界史舞臺，遂於 17 世紀初葉分別為荷蘭、西班牙所佔據，成為世界商業網路的一個重要環節，也促進了其內部殖民經營。

臺灣尚未經歐洲人佔據以前，已有漢人寓居於各地，從事捕魚和番產交易，與土著建立了密切關係。1623 年荷蘭人自澎湖來大員構築柵欄作為臨時城試辦貿易時，鄰近部落來到柵欄要與荷蘭人建立友好關係，卻受到漢人的挑撥。這是因為漢人懼怕荷蘭人入侵將影響其既得利益。對這種土著的反抗，荷蘭人即驅逐或逮捕漢人，並鎮壓土著，以鞏固其統治。荷蘭人在大員建立堅固據點以後，無論推展對外的貿易，或對內的拓殖，除了少數歐洲人（公司人員和自由市民）以外，尚須依賴漢人在其各行業、各方面的合作、提攜。荷蘭人即以武力維持其威信及保護漢人移民，但竄居於荷蘭人統轄區域外邊疆地帶的漢人，即常與土著攜手反抗荷蘭勢力的侵入。這種反荷行動卻導致荷蘭人另一波的鎮壓。如此荷蘭人擴展其支配領域，無異也是擴大親荷漢人的活動範圍，也是荷蘭人擴展統治範圍的先鋒。於是荷蘭殖民當局運用軍事力量、政治權力以及法律制度，制訂土地政策和稅務，引進新作物、興建水利、造橋及修路等工程，形成臺灣發展的基礎。

本書所出版的內容即含括了荷蘭殖民當局統治大員周邊地區時所頒佈的法令大要。這一份史料是由荷蘭地圖學者冉福立（Kees Zandvliet）首先披露，韓家寶在親自拜會他之後取得。韓家寶並且曾在先前的著作中大為運用，獲致豐碩的研究成果。此外，本書內容另一部份關於大員荷蘭人市民結婚與受洗的記載，則是歐蘭英（Everlyn Oranje）女士為了策劃故宮「十七世紀的臺灣、東亞、與荷蘭」特展，偶然發現的史料。我以為這兩份史料的出版，可以當成一個例證，證明仍有許多與臺灣相關的史料隱藏在不為人知的角落，等待我們的發掘。我很高興兩位作者除了應用這些資料從事研究之外，並願將此

兩份史料抄錄、翻譯、並發表，使這些資料能為學界與公眾所共享。

曹 永 和

劉翠溶序

這本《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收錄近年新獲的史料，無疑的將成為研究荷蘭時期臺灣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兩位荷蘭時期臺灣史研究的後起之秀，韓家寶（Pol Heyns）與鄭維中先生，致力於編輯和翻譯，功不唐捐，可喜可賀。

這本史集收錄三種資料。臺灣告令集收錄 1629-1643 年間由荷蘭在臺長官頒佈的 106 件文書，涉及稅務、公共安全、貿易、捕鹿管制、及其他問題。婚姻登錄簿收錄 1650-1661 年間，由婚姻事務督察員經手登記的 192 件婚姻。針對這些資料，編譯者已就男性配偶之職業及男女雙方出生地作了初步分析。至於洗禮登錄簿，則是 1655-1661 年間出生子女受洗的紀錄，共有 139 人。這些資料的樣本雖然不多，如果婚姻與洗禮資料能相互配合，做成家庭重組資料，也許可以作人口方面的分析。

此外，這本史料集除刊出荷蘭文外，另外翻譯成英文和中文。這樣安排不但使研究者可參閱原文，而且可以嘉惠不諳荷文的更多讀者，推廣利用，值得欣慰。

劉 翠 溶 謹序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2005 年 1 月 9 日

包樂史序

奇蹟經常發生。對大多數歷史學者來說，荷蘭殖民臺灣時期（1624-1662）以往是一部緊閉的書冊——其中蘊藏著令人無法抗拒的豐富檔案文獻——然而近年來，由於國際間合作，這臺灣史初步曲一夕之間已翻開扉頁。蔣經國基金會慷慨贊助臺灣學術交流；荷蘭 TANAP（Towards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也已協助幾位臺灣年輕歷史學者在萊頓大學攻讀，研習 17 世紀荷蘭語知識，摸索前東印度公司（VOC）檔案裏書記們龍飛鳳舞的手跡。與此同時，諸多「荷蘭時代」史料也紛紛以荷文、英文和中文出版面世。

如同作者在本書概括的導論裏所稱，所有留存的大員城（今臺南）荷蘭殖民統治日記業已付梓，不久中文翻譯也將全部問世，感謝江樹生教授不懈的努力。程紹剛博士蒐集、抄錄了所有荷蘭總督和東印度議會寫給阿姆斯特丹公司總部的一般報告中有關臺灣項目，並且逐譯為中文。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持續支持一個龐大的資料出版計畫，將所有重要荷蘭檔案有關臺灣原住民的資料公刊，以饗有興趣的讀者；俾能將「過去」歸還給那些以往被認為「沒有歷史」的人。

與此同時，若干鑽研不同課題的荷蘭時代論文業已出爐，或正在撰寫；而且研究臺灣社會歷史根源的通俗著作也正方興未艾。這段臺灣歷史想像空間如此豐富，以致於中央廣播電臺最近甚至對國外聽眾播送深受歡迎的英語紀錄劇情片，平話荷蘭殖民地時期。

事實上，近年來這麼多荷蘭檔案資料陸續面世，一般人大概認為幾乎沒有材料尚待發掘或再發掘了。不過正好相反，仍有尚未發掘者。Diederick Kortlang、Frans van Dijk 和 Louisa Balk 等幾名博士，服務於 TANAP 國際合作計畫，致力將散存歐洲、南非和亞洲各地不同檔案裏 VOC 資料製成目錄。他們近來在雅加達 Arsip Nasional 找到若干相當有趣的教會紀錄，

記載著曾經在臺灣原住民部落中甚為成功的荷蘭改革宗傳教事工。我們引頸翹盼該文獻早日出版。人們已熟知一個世紀以前 J. A. Grothe 荷文原著，稍後甘為霖牧師英譯（參見下文導論）的教會紀錄集；我們期待前述文獻能夠再提供若干面相。

有時我們毋需遠求才能發現手稿集裏保存的遺珠，眼前韓家寶和鄭維中出版的資料就是見證。這份最近出土於海牙王家圖書館 Pieter Bondam 文庫的《告令集》（Placard-book），已經塵封將近二個世紀。臺灣婚姻登錄簿和洗禮登錄簿雖然保存於 Arsip Nasional，但是難以利用，迄今仍然只能在海牙國家檔案館家族世系史分部查閱微卷。現經適當抄錄、翻譯並註解，將這些資料出版問世，提供一個深入觀照 350 年前荷蘭殖民地社會的角度。

《告令集》的內容尤其有意思。他們顯示了早期、幾乎可稱為實驗階段之際，荷蘭東印度公司（VOC）殖民地治理的最初關懷。作者已在本書導論裏說明，這些告令基本上係臺灣長官和議會決策的結果，密切研究檔案文獻，可以在遞年臺灣議會決議錄中查找；此處業已輯成一部簡明地方法律暨命令手冊。這些命令所以如此耐人尋味，在於其大部份均發布以查核、課徵來自臨近福建省紛擾的中國移民，他們自從荷蘭建立統治起即已移入本島。對於熟悉今日臺灣 2,200 萬人口中漢人佔 98 % 的讀者來說，得知 17 世紀 10 萬（至多 20 萬）臺灣青壯人口主要由原住南島語族構成（如同故結構主義之父 J. P. B. de Josselin De Jong 適切的說法：「大印度尼西亞人類學研究田野」），可能會感到訝異。因此，此處呈現的許多告令均為保存自然生態，試圖在多元族群社會裏創造秩序與和平。

婚姻和洗禮紀錄在人口學的重要性，或許能夠舉幾個荷蘭人及其後裔的軼聞來說明。30 年前，我還是個人類學的學生，造訪澎湖群島找尋 400 年前荷蘭人在當地的資料和遺跡，面對各色各樣的事實和虛構，讓我感到困惑。藉由古地圖的指引，我得以發掘建立在風櫃尾頂（馬公港入口）、作為軍事基地的荷蘭城砦牆壘。不過，當地傳聞「紅毛城」廢墟在馬公港另一側，而且搖身一變成爲明朝水師汛地。

當我四處訪遊，聽說了當地各種民間傳說。一個敘述最南端島嶼七名少女在「紅毛番」抵達時投井自盡的故事，當可從該島名稱得悉：七美島。一口位於馬公市天后宮附近某名牙科宅內古井，被描繪為荷蘭將領的女兒芳魂繚繞之地，據稱她因為不准嫁給心愛的中國男子，於是投入該井了斷。又聽說靠近虎井嶼海岸有一座沉沒的城市長眠於海底。

然而某日我聽到一個難以置信的故事，於是動身前往將軍澳嶼——一座從馬公乘漁船前去須數小時之久的小島。我在馬公碰巧認識某名國民黨黨工，他堅稱該嶼仍然住著若干荷蘭人後裔。這趟小探險的結果是：我被引介一名金髮漢人女子——一名白子。這類荷蘭祖先的故事在臺灣西部平埔原住民之間也常常聽說，特別在鄒族部落更多。

今日，即便所有這些家系意象已不太能夠吸引我們；不過觀察本書婚姻和洗禮紀錄，顯示了大員週遭移民實際上如何從事令人咋舌地離異和結合行為，卻也饒富興味。我們看到來自歐、亞各國與各族群的丈夫和妻子——甚至還有一個來自美洲。更令人印象深刻者，即來自 Lamey（今小琉球島）的本地新娘數量相對地多。這些婚姻係荷蘭刻意的人口政策造成。小琉球人二次殺害荷蘭難船全體船員，當局於是展開報復攻擊，殘酷地驅離島民。事後該島年幼孤兒託寄在荷蘭人家庭，接受基督教教育。我們所見紀錄裏多數新娘定然屬於這類孩童。

在此賀喜編纂者們善加編印、出版這份資料，而且綜括地、周詳地解說導讀。相信對於當今臺灣的早期歷史有興趣者來說，本書以不下三種語言呈現的資料將有很大的助益。

包樂史

2005年3月1日

於 Lugduno Batavorum

Preface of Ts 'ao Yung-ho

Prior to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was taboo. Only recently, follow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has taken off. In particular the Dutch and Spanish colonial period has been little studied because of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difficulty to access archival materials. In the past Japanese did most research on this period and also translated some archival materials. Fortunately the situation has improved a lot in recent years. Accessibility to the Dutch and Spanish archival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island has become very convenient: not only have they been inventoried,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m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Furthermore several local historians have now focused their research on this period. For example Shu-Sheng Chiang, residing in The Netherlands for many years but now being freed from the burden of raising a family, has resumed his research. James Kaim Ang and Wei-Sheng Lin, both studying in the Netherlands, and Peter Kang, stud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learned Dutch and researched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on Taiwan. After obtaining their degree they all started teaching while continuing their research. Each of them explored new areas of interest, increasing our knowledge in these areas, while training young scholars, which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of persons researching Dutch Formosa.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book, Pol Heyns, is the newest member joining this team. He grew up in Belgium where he studied economics at Louvain University. Upon graduation he pursued his studies in Taiwan and entered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NTU) Graduate School of History where he attended my classes and decided to research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on Taiwan. As a Flemish born Belgian he easily

reads the manuscripts written in his native Dutch and this ability combined with his enterprising sprit and drive already resulted in several publications. As a student at the NTU'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ei-Chung Cheng, the second author, audited my classes where he met Pol Heyns and started his research on Taiwan History. Afterwards he assisted James Kaim in his research at the Academia Sinica's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nd in the academic year 2002-2003 he received a one-year training in the reading of Dutch archival materials under the supervision and guidance of my former student Leonard Blussé. Hopefully he will soon acquire his doctoral degree and continue his research upon graduation.

Taiwan is one of the islands situated on the outer rim of Eastern Eurasia, in the close proximity of Mainland China, dividing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linking North East Asia with South East Asia. Peoples belonging to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 groups originally inhabited Taiwan.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importance of tributary missions to China declined while the Ming Empire's ban on maritime trade loosened, inducing an increase of privat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cy. Ming authorities made every effort to suppress these pirates, leading the latter to move outside of the Ming jurisdiction to Taiwan, which became a meeting place for Sino-Japanese smugglers and traders. Around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s reached the East: the Western European merchants crossed the Indian Ocean reaching South East Asia and then pushed on towards East Asia, greatly intensify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mpetition. Taiwan now found itself in a very strategic position,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routes, and was catapulted on the stage of world history. Consequent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17th century the Dutch and Spanish captured parts of the island establishing Taiwan as an *entrepôt* for Chinese trade, linking this trade into world-wide commercial networks and